

# 蛴蛴罐

金波



我每年都养蛴蛴。小时候,我是自己去捉蛴蛴。蛴蛴可以从夏天叫到深秋,但我还是听不够。

后来,我去买冬蛴蛴养。冬蛴蛴是人工繁殖的,叫“份”。养冬蛴蛴另有一种趣味:冬天可以听到夏天的蛴蛴叫声,仿佛在冬天把夏天请到了家里。

冬天能听到蛴蛴叫,这声音太珍贵了。这叫声,给人带来快乐,让人觉得冬天很暖和。特别是春节,冬蛴蛴的叫声给生活带来了祥和。时间长了,就会感叹生命很可爱,生命很有力量。听着蛴蛴叫,让人振奋。

由于养冬蛴蛴这样美好,接连着我便发现了多种多样的养蛴蛴的精美器具。

如果夏天养蛴蛴,我就选择用蛴蛴笼子养。蛴蛴笼子就是缩小了的鸟笼子,编织得很精细,空气可以在笼子里外自由流动。笼子里的蛴蛴看外面的世界也很开阔。

到了深秋或者初冬,我养蛴蛴的器具就换样儿了。我曾经收藏过用一节竹子做的蛴蛴罐。一节竹子,中空,上下两头儿都有竹节隔离着。在中空的竹上开出了一扇门,门可以随意开合,再用细竹条儿编一扇小窗,让蛴蛴隔窗观望外面的风景。

我特别喜欢竹子上的两个字:知音。这两个字含义很丰富,不仅可以吸引你听蛴蛴叫的声音,更能够培养你听蛴蛴叫的兴趣,渐渐地在听觉里培养了你的感受,激发了你的思考。所以即使我不养蛴蛴,我也会把这个“知音”蛴蛴罐摆在案头欣赏。欣赏着“知音”二字,仿佛又听到了蛴蛴在叫,感受到了蛴蛴的叫声在冬天里所散发的温暖。在冬天冷清的日子里,蛴蛴的叫声会让我体验到生命的可贵、生命的高贵和生命的珍贵。

在最寒冷的冬天,如果你想带着蛴蛴外出,那就要换一个葫芦罐了。把葫芦罐揣在怀里,用我们的身体暖着罐里的蛴蛴。在寒冷的冬天,外面飘着大雪,你怀里的蛴蛴照样会叫得很欢畅。这时候,如果你展示一下葫芦罐里的蛴蛴,观者会惊叹,你作为主人也会很自豪。这冬天的蛴蛴,确实是我的“知音”了。再请观者欣赏一下蛴蛴的葫芦罐,那可是喜上添喜,奇中有奇。单凭这蛴蛴温暖的安乐窝、华丽的居室,就会让人由衷地赞叹一句:“您可真会玩儿!”

想起我第一次用高价买的葫芦罐,我欣赏着这中国传统的鸣虫畜养器具时,已经忘记了它是养冬蛴蛴用的。它太美了!我完全抛开了它的实用功能,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具有审美价值的收藏品。这是一种经过模具塑形的葫芦罐。当它还是一个青嫩的小葫芦时,它就被石膏制作的模具包裹起来,让葫芦的幼实按模具塑形成长。模具具有鸡心式的、油瓶式的、木瓜肚式的、玉簪棒式的……葫芦罐的口盖是用紫檀木制作的,口盖内还配置有铜簧,防止蛴蛴逃出来受到伤害。对于这么精致的葫芦罐,我是常常把玩的。就在我的把玩中,我听到了我的冬蛴蛴的叫声,那是它在表达它惬意的生活情趣吗?

是这样的平常。

墙角的黄山栾开花了,见花见叶,不见果实。附近有许多同名的树,橙红色的硕果,金灿灿的花朵,各自占了一些树枝,各美其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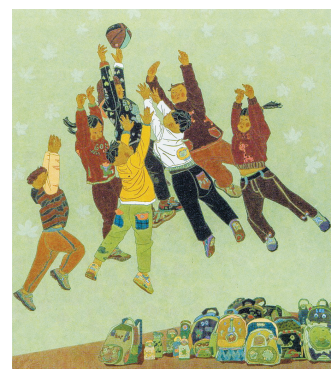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都是美的,这精雕细琢出的城市风景。只不过略有一些不适应,成熟或者收获,常被不熟悉的人轻视。

# 一个平常日子

柴惠琴

下班走回家,有时候需要五十分钟,有时只要三十五分钟,取决于心情以及当天的天气。走路并不算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路途中,即使有偶尔的惊艳,大部分的日子,也

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报社做记者,做记者的人天生有好奇心,遇到突发事件、有趣的事情,总想着第一时间记录下来。有一天中午,我赶去上海火车站取一个铁路包裹,刚出地铁站,就在南广场买了两个茶叶蛋。正吃着,抬头看见秣陵路一处工地着火了,二话不说赶紧拿出包里的数码相机拍照,接着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。那会儿报社“追求最鲜活最实用的新闻”,尽管我不是社会新闻记者,但单位要求我写个简讯。最惊奇的是,第二天的报纸上,我拍的那张火灾照片还发了个“二栏



向上的抛物线(中国画)张恬静

那天到福州路的古籍书店三楼淘旧书,果然淘到了宝:一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还是簇新的《水浒传》绘画本(小人书),共40本,原价158元,处理价50元,卖给我再打个折,42元。我如获至宝,太太却在边上说:幼稚,现在还在看连环画?

我问:那么《三国演义》有没有?营业员说:昨天让人买走了,还有一套《西游记》也卖掉了。我问:还会不会到货?他说:不好说,你时常过来看看吧。我在心里嘀咕,从家到福州路要半个小时到三刻钟呢。营业员打开《水浒传》绘画本,一本一本和目录进行核对,唯恐我买错了:第一本《私投延安府》、第二本《义释跳涧虎》、第三本《拳打镇关西》……

我为什么喜欢小人书?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小人,我和其他小人一样都喜欢小人书,我们不会去阅读哲学书。买一本小人书,把它翻烂了还舍不得扔掉。当然,我看小人书大部分是在小书摊上看的,坐矮脚凳。一分钱租一本两本,当场看完当场还。

有好多天,我发现有一个比我还没钱的小孩,一直站在我跟前,他不租书看,而是看我的小人书,他不能坐,而是站着倒着我的小人书,他必须比我看得快,因为翻书的节奏是我控制的,他不快看就错过了。

令我印象深刻,那就是冠军奖金开出了1000元。当时全国高水平的职业围棋大赛,像新体育杯的冠军奖金是80元,相比之下,天元赛的奖金是“巨款”了,应该说也给了我们棋手更大的动力去下出好的棋局。

天元赛上,我和聂卫平有过多次交锋,各有胜负。而最激烈的一场“聂马大战”,要数1994年《新民围棋》创刊时,新民晚报举办的“聂马七番棋决战”。我和聂老在战成3比3后,进入第七局的决胜局。这次是聂老幸运了,赢了我半目棋,以4比3的总比分笑到了最后。输棋备受瞩目的“聂马七番棋决战”,我更发奋努力,并在争夺世界冠军的大战中得到了回报。

一年后的1995年,我和聂老在第六届东洋证券杯上均有很好的发挥,我在半决赛取胜韩国的曹薰铉九段,与聂老

图”,数码相机就这么咔嚓一下,图片稿费都够我买三十个茶叶蛋了。

很可惜,我的记者生涯很短暂,但好奇心职业病一直保留着,并且延展到了日常生活中。譬如在饭店大堂吃饭时,但凡听见隔壁桌的客人谈话“有料”,我的耳朵就会自动竖起来,本能地去“听壁脚”。记得张园还不叫张园,仍叫张家花园的时候,那里有一家海港宾馆,中餐厅的饭菜很有特点。有一回我在那里吃饭,两人吃饭自然安排在一楼的大堂散座。吃饭全过程,只听见身后有一张散台,全程都是一位上海爷叔在高频输出,不停地“崂嗒”。

“妹妹,我是山上下来的,上海滩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情。”“妹妹,你知道上海话‘山上下来’是什么意思吧?”我记得那顿饭我吃得特别安静,心思都在“听壁脚”上了。听到

# 我在大堂“听壁脚”

陈佳勇

最后,我的脸部肌肉快绷不住了,想着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,赶紧买单走人。结完账准备离开时,我特意转身仔细打量了身后的那位“大亨爷叔”,只见他身着一件花衬衫,头颈一条很粗的金项链,手上还有一枚金戒指,且是那个年代爷叔最喜欢的“大方戒”。大概看到我那一副即将绷不住的表情,爷叔狠狠地回瞪了我一眼。那一幕,永远印刻了下来。

那会儿吃饭,年轻人都是喜欢坐散座的,主要是情侣二人吃饭居多,或者就是三两好友餐叙,一茶一坐,新旺、广州蕉叶,都是“听壁脚”的好地方。所听到的内容,无非就是单位里谁最得势,谁最喜欢拍马屁,谁又失恋了,谁的男朋友其实是个妈宝,这么大的的人了,袜子都是他妈妈给他买的。无一例外,都是最市井、最生动的故事。

我听到过的最好笑的

后来,听说这个和我同龄的小人长大了到报社去工作。那时候没有电脑排版,都必须让编辑人员自己到印刷厂去一个一个排铅字,然后绑紧,然后去印刷,那些个铅字都是倒着的,他挑字排字的速度肯定要比其他编辑快得多。如今,无论是老人还是中年人,一天起码看好几个小时手机,头昏眼花是难免的。我想,如果有足够多的小人书提供,一定是赏心悦目,眼睛不累也不酸了。我觉得我看小人书的过程似乎在一个U形器上运动,小时候喜欢小人书,到了中年不看了,到了老年了又喜欢小人书。

我和连环画有缘还因为我编写过连环画脚本,一共编了7本,它们分别是:《柏林之围》《钢铁边防线》《血染战旗红》《波斯医法术无边》《渔翁和巨魔》《甘罗十二为使臣》《蜂鸟和蝇鸟》。画师是根据作者的脚本开始作画的,跟其他绘画不一样。后来,上海市连环画协会领导看我编得勤勤恳恳,辛辛苦苦,就吸收我加入协会,成为会员,协会里绝大部分会员都是画家。

顺便提一句,那时我是借在出版社的一个房间里编写连环画脚本的。我的隔壁房间,老戴在画连环画《陈胜吴广》,这个老戴,就是如今的著名绘画大师戴敦邦。我们相互串门,随随便便,吃午饭的时候还一起聊天吹牛呢。

# 有缘小人书

童孟侯



会师决赛。这一次,是我笑到了最后,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,也为中国围棋捅破了世界冠军的窗户纸。几个月后,我又在第八届富士通杯上战胜强大的日本本因坊、超一流棋手赵治勋,连续闯入第二项世界大赛的决赛,最后的决战,我面对的是自己曾屡败屡战的小林光一九段,这一次,我把世界超一流棋手拉下马,实现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突破。

我能够在世界大赛上发挥出色,和在天元赛这个平台得到的磨炼有很大关系。我与新民晚报办的这项新闻棋战十分有缘,成为首任天元后,我又在第八、第九和第十届天元赛连续夺得三次冠军,并获得了代表中国棋手参加中日天元战的机会,特别是与自己仰慕的林海峰先生下了比赛。

中国天元赛的前十届,我和聂卫

一个“壁脚”,是两个女生在一起吃饭,其中一个女生说起她家里养了一条“雪纳瑞”,非常可爱。那女生接着向闺蜜吐槽,说自己已被公司派去国外总部三个月,只好把小狗寄养在钟点工阿姨家。等到三个月后她回来,用过去小狗最熟悉的英文“雪纳瑞”呼唤她的小宝贝时,小狗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正当她郁闷时,阿姨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,一声声“小姐、小姐”呼唤,那“雪纳瑞”顿时开心起来,赶紧向阿姨奔去。闺蜜大笑,连忙问女生,那现在在小宝贝的称呼改过来了吗?女生说,改不过来了,我只好叫伊“小姐”了。

过去,在大堂散座吃饭,一边吃饭一边听故事,两不误。但最近几年,我已经很少去大堂散座了,即便是两三个人吃饭,都会订一间小包间。这里面,其实是个人心境发生了转变。有时候碰上好吃的饭店,只剩下散座,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下。用餐全过程,却总是心神不宁,话也不敢大声说。两相比较,少了几分洒脱,多了许多顾虑。

有的饭店包间不够,但想着尊重顾客隐私需求,发明了“半包”。有一回,我就订了这么一个“半包”,因为有屏障,隔壁桌客人长啥样不知道,说啥话却听得一清二

# 母亲也是语文教师

刘辛培

母亲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,1940年开始教书,她当年一位学生的女儿后来竟然也成了她的老师。小时候,一觉醒来,很晚了,还看见母亲在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。我家离她的学校很近,她的学生经常来我家看书,我家书橱里的书都被他们翻破了。有贫困学生来,母亲还留他们在家吃饭,这时,她就吃得很少。有一次我看到,母亲在家里给一个男生补裤子,那男生嘿嘿笑着,光腿上盖着母亲的衣服。

对我们子女,母亲满是宠爱。那年我5岁,在弄堂里看到一个突发情况:一男子大叫一声,随即跌倒,四肢和躯干出现强直,浑身抽搐……“羊癫疯又发作了!”有邻居呼喊着,唤来他的家人。从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,我很兴奋,回到家里,绘声绘色地表演了一番,哥哥姐姐都笑了,可母亲,怎么没有笑容?过了几分钟,母亲把我揽入怀中,轻轻说:“人家生病了,我们要同情。”母亲很少告诉我们“应该怎样,不应该怎样”,但“人家生病了,我们要同情”,我记了一辈子。我渐渐明白,同情病人,怜悯弱者,怜贫惜老,怜恤遭遇不幸的人,是待人之本。

母亲教语文,一直做班主任。她教的最后一届是66届。母亲退休以后九十岁以前,这届同学每年两次,接她去聚会。往届的学生,不断有人来看望母亲,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刻。但母亲,从来不收任何哪怕是很小的礼物。有一次,一个很老的学生临走时在桌上放了一小袋柿子,母亲发现后立即追到街上,把柿子还给学生。母亲今年110岁了,她一生清贫,一生操劳,没有获得过任何荣誉。

# 十日谈

我和天元赛40年

责编:华心怡

天元赛场,藏着曾经的热血青春,请看明日本栏。

